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二集  
第十回 巧籠絡念動一函 惡商量心輸三利

詩曰：嗟嗟勢利人，方寸殘且狡，  
至親不相顧，仁義一筆掃。  
所貪是何物？酒食與金寶；  
偏有同流人，相見輒傾倒。  
請托圖骨肉，奸謀世所少。  
夫婦乃大倫，婚姻事非小；  
有父不使知，鬼蜮竟紛擾。  
可憐綠窗人，憂憤滿懷抱。  
椿庭遠莫訴，傷心背萱草。

話說李再思留白子相吃酒，初先說州裡官員好歹，次說衙門人善惡，李再思揶揄一回自己的本事，逐漸便說到李績身上來。白子相乃道：「如今大爺在山東剿賊，可有消息報來？」李再思道：「這塘報是日日有的。前日舍姪女也從山東回來了。」白子相道：「令姪愛小姐歸家，自說知備細？」李再思便把乃兄升授破賊緣由，鋪張了一回，白子相道：「令兄大爺文武全才，這些草賊不難剿除，將來入閣拜相，當朝一品，指日可望。」奉承得妙。李再思道：「家兄宦情，也是看得極淡的。」白子相道：「這是天賜富貴，要辭也辭不去。而今寶眷既已回家，令姪相公也回來了？」李再思道：「家兄生了舍姪女一人，家嫂先已亡逝，已後便不曾再娶。」白子相錯愕道：「這怎麼說！大爺今年高壽幾何？」李再思道：「五十有九。」白子相道：「這也是伯道無兒，皇天沒眼。如今令姪愛小姐自己出字？」李再思道：「尚未。」白子相道：「大爺既然無子，自宜急於擇婿。為何至今尚未受聘？」李再思道：「只因遊宦遠方，所以未曾受聘。今若滅賊回來，進京覆命過，那時然後理這姻事。只是一件，舍姪女已是長大了，若是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，又要子弟們發達聰俊的，只怕目前一時揀不出。」白子相道：「為什麼？」李再思道：「鄉紳子弟，得到十來歲，便都有了親事，那得十七八歲還有未出聘的麼？不是一時也揀不出。」

白子相拍手贊道：「二爺高明的人，深知情理。只是大爺與二爺手足至誼，總是一般的了，何妨便替大爺尋訪一頭親事。況且如今大爺奉天命討賊，不知幾時才回，豈不將婚姻錯過？這般大正經事，怎麼二爺竟不提？」責備得妙。李再思道：「怎不當心？白親翁，你不曉得，我家兄卻是一個固執的人，所以不好管他的事。」白子相道：「依令兄大爺心上，要怎麼樣的女婿才好？」李再思道：「我與家兄相別十年，不知他近來作何主意。若依情理看來，不過要女婿家裡呢，是個閥閱世裔，名門舊族；人品呢，是個相貌出群，丰姿俊雅；才學呢，是個博古通今，淵源有識；祖父呢，是個積德累功，存心忠厚。不過這幾般兒，想也中我家兄的意念。」

白子相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子道大爺要怎麼樣的女婿，若依二爺講來這幾般兒，如今目前卻正有一個。」李再思笑道：「親翁，不要說得容易。」白子相道：「確乎有，不是說得容易。」李再思道：「試說是誰。」白子相道：「說來甚近，就是二爺貴鄰吏部劉公思遠的二公子。」李再思頓了一頓道：「想起他家，也是個閥閱世裔，祖宗忠厚的了。只是劉思遠已挈家入京，他的次子也從未識面，不知才學人品何如。這時在京中，也自然結了姻親了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原來二爺不曉得，他的二公子現在家中。」李再思道：「他的園雖對我後邊，我只因事忙，不牢實著家；且他也不見出外與人交接，我亦並未相會，所以總不知道。」

白子相道：「這劉二公子是一個折節下帷的人，潛心書史，所以絕不與外人交接。無過讀書之暇，就是晚輩閒講閒講，故此無人曉得他在家。即如今年正科鄉試，他卻告了遊學，不願下場。」連篇鬼話。李再思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他說一出即成才有才，若但去觀場，反不如不去為妙。且待胸有成竹，然後去取功名如拾芥，方見得男兒飽學處。所以他一味沉潛熟玩，以待下科為必成之計。」李再思笑道：「這也是他的好處。但不知他人物何如？為何這時沒有婚娶？」

白子相道：「這位公子，今年已十八歲了，卻生得性子古怪。若說他才學時，方才說他這般折節下帷，也可見其大概；若說他相貌時，也不必代他稱述。」故作頓挫。李再思笑道：「為什麼不好稱述？想是有些毛病的。」白子相道：「有甚毛病？這劉二公子的為人，雖不可稱貌似六郎，才如八斗，也可合適才二爺所說，『博古通今，丰姿俊雅』的了。」李再思笑道：「原來有這樣人在此，我實實也不知道。他的性子怎麼古怪呢？」白子相道：「說來也可大發一笑。他道夫婦為人倫之始，我這般一個人，怎好把婚姻算做等閒事體？必要得一個才堪詠雪，貌可羞花的，方可與他作對。已前人家都道這位公子好，都要與他聯姻，他卻私下訪得真實，或是有才無貌，或是有貌無才，竟一總回絕了，所以至今尚未曾出聘。二爺，這不是個癡念，可大發一笑的麼！」李再思此時已有酒意，便笑道：「他既是這般性子，只怕才貌兼全的女子也還有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二爺也不要看容易了。還話得妙。『才貌兼全』的，不是稍稍才貌，必要兩樣十全，方才稱得才貌。」李再思道：「若不十全，也算得什麼！別家我也不知道，只就我舍姪女講，他自幼聰明，家兄把他就像男兒一般，教他讀書作文，六七歲時便會做詩做破承題，筆下了然明白。這幾年我雖沒有見他的學問，想道自然愈加進益了。若說相貌時，只怕涿州一州也沒有第二個。」白子相聽了，故意蕩一句道：「二爺，天下事真個有不可必的，故作頓挫。所以說『姻緣姻緣，事非偶然』。」李再思已知白子相有執柯之意，便也含糊答應。此時夜已深，酒已醉，白子相便起身謝別。

明日絕早，便去親眷家還了回呈，即到劉世譽家，把昨日酒席上的話，一五一十，細細述了一遍。乃道：「李再思說相公是個閥閱世裔，祖父忠良的了，只不知才學相貌何如。如此看來，相公必與他見一面方可。」世譽大喜道：「雖則有些線索，只是我與他怎地相會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我已思量一個計策在此。也不要相公上門去看他，也不要他上門來看相公。我昨日已擾了他，停日我便覆席，酒便擺在相公園亭上，只說借園看看秋景，再借一個小廝來服侍。李再思來時，我便吩咐說：請劉二相公，然後相公出來。李再思是個粗人，相公只消談吐問豐雅些，舉動間瀟灑些，見得相公聰明博雅，他豈有不服輸的理？況且相公這般人品，難道他不稱羨麼！」世譽跌足大喜道：「極妙。」當下留白子相酌酒而別。

明日，便與白子相商議請酒日期，吩咐園丁打掃園亭。次日絕早，白子相自袖請帖，到李家面請，翌晨候教。到了明日，世譽一面著人備辦酒席，整肴添案，大席小席，各色俱齊。白子相笑道：「相公打出己資，我反做個情面，可有這般道理呢？」情景逼肖。世譽也笑道：「你為何今日卻說起這般假體面話來？」大家笑了一回。

到晚間，白子相又到李家來請。李再思因許了是日起酌，不好失信，到晚即歸。白子相去時，便出來相會。坐下，白子相道：「舍下蝸陋，難容大駕，就借在劉思遠先生園裡，只是不成規矩。晚生先告稟了，全仗二爺海涵。」李再思道：「白親翁說那裡話來，我與你都是相知，何必如此作套！」當下李再思叫小廝們隨了，即同白子相出門，一徑來到劉家園裡。

到園廳上，白子相重新作揖，敘坐茶罷，便到各處散步一回，然後到擺酒所在坐下。李再思稱贊一回好園，小廝又托茶來吃過。白子相便吩咐小廝道：「去請劉二相公出來。」

小廝即進去，對世譽說道：「李二爺來了，白老爹叫請相公出去哩。」世譽便換了一頂簇新摺的儒巾，穿一套花樣時服，把鏡子照了一照，心下暗喜：「我這般人物，難道不像那戲裡張生！」極其形容，亦是誅心之論。打扮畢，遂到園裡亭子上來。白子相慌忙迎接，李再思也起身離坐，舉目一看，但見這劉公子：

身材端正，面部整齊。眉目不具十分俊秀，專做那送意留情態度。未備一段風流，偏要去偷香竊玉。胸中實少文章，外面卻嫵

禮數。蓋為居養潛移，氣體斷然有別。市廛遠跡，格局自是不同。正是：

福輕怎得為公子，買舉須當中舉人。

劉世譽與李再思作禮坐下，白子相替兩下道了姓名。世譽先開口道：「寒舍與尊府比連，小姪未曾候教，疏慵之罪，其責何辭。」李再思道：「小弟碌碌風塵，未曾踵府奉謁。今因白親翁見招，輕造尊府，兼接丰儀，實慰渴想。」兩下謙敘數回。兩番茶罷，小廝便擺上酒來。三人分賓主坐定，兩下又敘了尊翁令兄的宦途，然後敘一回園裡花卉，便講到文墨上來。世譽便將平昔記得些典故，一總搬出，傾囊倒篋，滿口雌黃。李再思是個鄙夫，見他說來，只道是好，頻頻點頭。白子相又從旁點綴。那時劉世譽暗暗喜個不了，便放出雄豪態度來，儘量痛飲，杯盞交錯，直吃得酩酊方散。明日，世譽便與白子相商議求親。白子相道：「後日是個好日，我便到後日去。」此時劉世譽已滿望一說即成，好不歡喜。到了後日，白子相也起個早身，到李家來。卻好李再思尚未出門。相見坐下，李再思先謝了前日酒，說兩句散話。白子相便將劉世譽求親之事，婉轉說了一番，李再思道：「前日席上相遇，看來自然是個大器，也無別說。但家兄那邊，小弟也要差人去說知。就是世譽乃尊處，也待他定奪了，方好議論姻事。」白子相嘻嘻著嘴道：「劉先生進京時，曾與他二公子講過，已前人家來求親，都被你訪得才貌不全，以致總回卻了。今後不如你自去，訪得的確，我自然依你。這二相公因他乃尊吩咐過了，所以敢令晚生致懇。若令兄大爺處，二爺要差人去說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父母之命，有什麼說！但是劉二相公之意，他以為因前揀擇頗難，今既有淑女在此，豈可不遂遂好逑？若再遲緩，便非寤寐反側之心。其意竟欲刻成才妙。——這是他的私念，也不可為準。下一斷語，妙。若說令兄大爺處，而今大爺軍務住德，且大爺是一個盛德君，為國忘家，哪裡還有暇管這事子？況二爺是至親手足，就做一分主，亦不為過。——這個，二爺自有定見，也不消晚生多說。」下一轉語，妙。李再思聽了白子相說話，想來甚是有理，乃道：「這事再容斟酌。」白子相便起身道：「遲日晚生來求令姪愛小姐庚帖，必求二爺停當了。」李再思把頭點點，白子相便別了去。李再思也隨往州衙前來，一路心上盤桓，先已存了爭禮錢、靠仗天官聲勢的念頭。小人之心，大率類此。正是：

貪夫不論是和非，只解謀財在逞威；

借得豪家喧赫勢，便知狼狽兩相依。

且說白子相轉到劉家，將上項話述過。劉世譽道：「好是好的，只是還不懇切。這般人再不肯說人是處。白子相笑道：「二相公又來性急了！我與李再思雖則相與，算不得十分莫逆，況且求親一事須要委婉，他若有牽強，還要去籠絡他轉來。今日這話，還有些激切了。我方才一路上又想一個籠絡他的法子，只怕該做。」世譽道：「怎麼一個法子籠絡他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明日相公可開一個禮單，寫這樣：重禮十二色，代金二十四兩；再寫一個請帖，請他後日吃酒。吃酒時，把親事一句休提。這叫做畫個花押在他嘴上，便有些難回我了。」世譽道：「這禮送他作個甚麼意兒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以為相認了，把此為贖見之禮。」世譽道：「送禮也是突如其來，家人也不會道達；萬一禮不受，酒一辭，如何是好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明早我同去，自有話說，包管你禮竟受、酒來吃便了。」世譽依言辦事。

明日黑早，白子相來了。世譽起身，令小廝捧出拜匣，內藏了名帖請帖，禮單禮金。白子相道：「相公，你還要去拜他一拜。」世譽道：「怎麼自己去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依著我，不差事。相公先去拜過，我同了這小廝就來。約莫你出他家門，我便進去送禮。相公你想，既已送禮請酒，且又從來不曾相與的人，那有不先去拜看的禮？白子相真個有算計。昨日回去，方才想到，所以今日早來說知。」世譽點頭道：「是。」隨即備了名帖，換了衣服，乘了轎，先到李家，隨後白子相同著小廝來。

且說世譽到李家，李再思出堂相見。敘過禮，講了一番套話，兩次茶罷，世譽即起身作別。李再思送別進去。隨傳說白子相在外，便又出廳相見。坐了，先說道：「方才承劉兄賜顧，今日小弟有事，明早去答看他。親翁會時，先替弟道致。」白子相道：「晚生也知道劉二相公來奉拜。他還有一個薄禮在此。」乃叫小廝走上來，小廝是吩咐定的，即將拜匣放在天然幾上，取出名帖禮單，遞與白子相；然後將禮金封筒捧出，安放天然幾當中。白子相遞禮單與李再思。李再思接了看過，連連的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白子相道：「這是劉二相公之意。因得拜識二爺，見二爺這般雲天高誼，不勝仰止，既欲登龍，敢無見賢之禮？故此特具代儀，聊表誠敬。善於辭令。求二爺笑留，便是二爺容他侍教的了。」李再思放下禮帖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小弟又不為人師傅，親翁怎講那登龍見賢的話！乞親翁致意劉兄，小弟斷不敢領。」白子相道：「劉二相公因株守的人，世務未諳，二爺有綜理大才，所以人都來請教。劉二相公故此亦欲拜投門下，仰瞻風範，言動舉止，都是程式。豈單是相從舉業，便為師傅？二爺若不收他的，叫晚生赧顏，回去如何報命？」李再思道：「劉兄是目不窺園的人，小弟在世務上亦是憤憤，總是無功受祿，斷不敢領。」李再思雖貪財，諒其初心未必便做弄至親。無奈白子相老奸巨猾，偏來與你纏個不了，遂致墮其術中，人品都變壞了。可見小人切不可與他作緣。

白子相道：「劉二相公唯恐管家們來，不善達意，故此托晚生面致。若二爺不收，晚生也是一個無用的人了。」白子相真個會纏。李再思是一個最貪利的人，見了一文半分都是要的，那有見了二十四兩銀子反有許多做作呢？只為劉世譽是個體面上人，不好公然就收，又為真個無功受祿，所以再三推卻。今見白子相諄諄代懇，心子裡已明白，為著姪女親事起見，只得故作勉強之狀，令小廝收了。吃過茶，李再思要進去打發力金，白子相已取了請帖遞過，李再思笑道：「怎又有請帖？」白子相道：「總是一義。既容晉謁台階，自然要時常會晤，必要候去講講。」李再思因收了禮，不好反辭酒，也便受下。進內藏了銀子，打發力金。出來向白子相道：「煩親翁多多致意，明日面晤拜謝。舍姪女庚帖尚未寫就，容日奉上。」白子相嘻嘻著嘴道：「這個不妨，再遲一天罷。」隨作別，到劉家回話。

世譽見李再思一總收了，不勝大喜。白子相道：「方才李再思倒提起庚帖事，說另日去取，明日席上千萬不可再提，便叫我們不諳事了。」世譽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一面吩咐家人整備酒筵，隔晚先行打點，須要極豐極潔。家人依命夫備辦不題。

且說李再思見劉世譽這般送禮的念頭，明知為著求親之事，然不好在白子相面前道破。前邊白子相來說親，也還不甚在意；今日受了劉家的禮，便將此事著緊了。心上盤桓：「這劉世譽相貌，也看得過；才學雖不知他的深淺，但見他談吐，盡是來得；兼之家世簪纓，乃父現居吏部，是這幾般看起來，卻也算得十全。我如今若竟許了他，就是我哥哥回來，見了女婿，料無別說。」再一轉念：「這白子相說，劉世譽性格古怪，以致來說親的都不成。他今日說了我姪女，何以這般著緊？我姪女才貌果係十全，他難道又在我家訪得的確了？況且我姪女初回，又不曾有恁人在我家走動，卻也無由察訪。莫不是因我醉後，在白子相面前稱揚了，他曉得我不講謊的，所以信為真實麼？」又一轉念：「這劉世譽忒煞性急。他又不是目不識丁的，又不是面目可憎的，若論外才，竟看得過，若論門第，人人都要攀。他既知我姪女有才貌，料我兄長在外行軍，萬無軍中有暇擇婿，何不且待回來？想情度理，論時論勢，料也許他親事。何故今日這等著急，先將這般盛禮送我，這是何故？」又一轉念：李再思若扳定了不收禮，竟辭酒，世譽雖惡，卻也無可如何。無奈已收了他的，憑你怎麼樣盤桓轉念，終究轉不出好念頭來。故一著差，著著差。「劉世譽著緊處，也不過是少年人心性，一時就要妻子的光景，這且莫管他。但他來求親，我也有允他之意，我兄弟是至親手足，我也做得一分主。且待行聘時，禮金加厚，謝我時豐盛罷了，為何先輸一帖？」又一轉念道：「呸，我盤桓他做什麼！他只管送我，我只管受他的，管他則甚！我且去姪女那邊，問他生時月日，好出庚帖。」當下便遲出門，吃過早飯，到姪女樓上來。

麗娟看見，忙起身罵叫。再思坐下，說了些閒話，便問道：「你那時隨爹爹福建去，才得七歲，屈指算來，今年是十七歲了。」麗娟道：「正是。」再思道：「你是三月裡生的，卻是三月幾日，什麼時辰？」麗娟見再思忽然問起生時，他是一個靈慧的人，豈不曉得？乃道：「叔叔問他何用？」再思一時不曾打點回話，便頓住了嘴，半晌道：「此事料難瞞你，實對你說罷。自古道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』，宜家宜室，四書五經上都備載的，以為有理。你也自然明白。如今你年已長成，你爹爹又為著王事在外，歸期未卜。方才適值有個朋友來說，對園劉吏部第二個公子，要求親事。所以我來問你個生時，以便出個庚帖。」麗娟見叔叔問起日時，已知來意；及至說到劉吏部兒子，始懂著前日趙花婆來，盛稱劉二公子多少好處，「我只道他說話無心，原來是他於中

作線，必是他往劉家說起這事。」此時也顧不得羞澀，便道：「前日姪女回來，爹爹也曾吩咐，須待爹爹回家作主。叔叔不可造次。」再思笑道：「這事原該待你爹爹回來。但想你年已十七歲了，若要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，才學風流的夫婿，卻也少有。難得這位劉公子，恁般湊巧，前日我曾會過，果然相貌俊秀，才學充足，又是一個現任吏部的愛子，真是天緣湊合。恐待你爹爹回來，劉家別有所聘，豈不錯過？我是你的叔父，再思心上原只有得這一件。我的眼力斷乎不醜，故此來與你說。」

看官，大凡父母為女兒定親受盒，也都避忌著女兒，恐在他面前說長說短，致他有一種羞赧不安的光景。那有這個李再思的癡子，在姪女面前只管論黃數黑，把個麗娟羞澀的好難立坐。況且他是個小姐家，可有與人當面議及自己姻親的道理？雖則前與凌駕山酬和詩詞，然是情之所鍾，又當別論。況詞中毫無一字涉及淫邪，倒有激勵功名之語，也原不曾當面酬和。今日李再思卻當面向他說親，叫他如何回答？難道便好說許了劉家不成？且回家之日，父親如何吩咐過來，這般叔子又非端士，怎麼聽得？心下暗恨母親早早去世，爹爹又遠在邊疆，舉目無親，叔子又是這般不諒人情的鄙夫，公然將這事來說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弔下淚來。那不心酸！單說道：「爹爹料也就回，叔叔萬萬不可造次。」再思見得光景沒趣，便也別了去。一走。

麗娟想：「叔子不是好人，萬一貪了劉家厚謝，竟將我許了劉家，如何是好？」便叫春香去請二娘說話。不移時，二娘來到。麗娟便將上項話告訴二娘。二娘聽了也氣忿忿，甚是不平。乃道：「二爺那就這般可笑，這婚姻大事，須待大爺回來作主，怎麼竟要自出庚帖？倘若揀擇差了，豈不將小姐駑驥。小姐，你不必氣惱，待我去埋怨他，阻了他就是。」麗娟道：「二娘，你是記得我月日的，若叔叔問你時，萬萬不可對叔叔說。」二娘道：「這個不消小姐吩咐。若問我時，也只說忘記了。」當下安慰一番方去。

將夜時候，再思回來，脫過衣服，果向二娘問麗娟的生時。二娘道：「二爺，你還要問這一句話。方才大小姐向我說，早喪了奶奶，無人看顧他，今日卻把這般事去與他講，叫他女孩子家好老老沒趣。沒趣事小，萬一對頭不中意，叫他終身的恨如何是了？」再思道：「好屁話！你想我與他是什麼人？」二娘見說他屁話，不覺惱了，乃道：「什麼人？不過是叔姪罷了。是什麼人！」再思道：「你既曉得我是他的叔子，難道我好將姪女駑驥？真個你們女流不知個世事！」二娘一發氣了半晌，道：「不是我阻你，你只念大小姐是個無娘女兒；況且大爺還在，有親事沒親事自有他老子做主；你若做了主，大爺回來自有話說的。這劉家來說親，我知道了，一定他許了你的重謝，所以你要許他。我只想，大小姐也是有主意的人，料劉家轎子來，大小姐也未必竟上了轎去。」再思向來歡喜二娘，見他人物也好，作事也有分寸；料理家計，酌量出入，都來的妥當；待下人一團和氣，若再思要打要罵，他只是從中解勸，從來不侵人冷水；所以若大若小上下人都喜歡他。所以他遇著家主做事不妥貼處，便敢侃侃直說。女人如此，便難得。再思今日被二娘說了幾句，又道他得了劉家重謝，心下暗道：「劉家送來的禮，幸而沒有對他說，若與他得知了，定叫我將姪女亂許人家。」當下假意惱將起來，變了臉嘴。二娘也不管他，自己吃過晚飯，卸了首飾竟睡。

再思只覺得沒趣，反和平著聲氣問道：「今日可曾有人來尋我麼？」二娘道：「沒有。」二娘見再思平著氣，又說道：「二爺，劉家再不要許他。若許了時，便要費出口舌來的。」再思反噎著道：「厭物，只管說他怎的！」真情入書。當下睡在床上盤桓這事：「二娘說話，卻也不差。只是明日劉家請酒，還是吃他的，還是不吃他的？但既受了他的禮，又已許了白子相，若不去，只道我坐不出。——且去擾了他，親事成不成再處。」

明早起來，便不出門，絕早便往世譽家答拜了。少頃，劉家下了速帖，到午後，白子相來約，隨到劉家來。大廳上相會，賓主坐定，李再思致謝一番，即便上席。此是第二番相晤，比前初會不同。主賓歡洽，觥籌交錯，飲到日黑，點上燈燭，洗盞更酌。李再思心上唯恐劉世譽說及親事，豈知劉世譽並不提起，止談風月情懷，偶或說及兩家宦興，白子相便將別話混過。這晚李再思卻得暢飲一回，酒酣席散，歸家並不提起是劉家吃酒，叫小廝們都也遮瞞。

遲了兩日，只見白子相來，李再思不好出去，乃著小廝吩咐道：「你說是二爺出門去了。若有話，明日會罷。」小廝將言回覆。白子相道：「怎出門恁地早？二爺晚上回來時，千萬說聲姓白的有要話相商。我明日絕早便來，必待一待方妙。」小廝答應了，白子相自去。

李再思心上想：「今日雖則回了去，明日定要見面，將恁話回他？若說個不成，我受了他禮，吃了他酒，如何消釋？況且他家是個現任吏部，有勢有力，我不過一個監生，卻也敵他不過。萬一這劉世譽惱了性子，對他乃父說了，尋事算計我時，深為可慮。若私下胡亂寫一庚帖與他，劉世譽是不管真假，執此為憑，倘即要擇吉過門，那時姪女推說不知，又不好捉他上轎，設或要死要活，豈不做盡話靶？話靶事小，劉家那肯干休？依舊歸罪到我身上，原結下了仇恨。若如今再去向姪女說，前日光景如此，料也無益。」心上一陣焦躁，便恨道：「前日定不該受他的禮，吃他的酒。這一句是。今日到討恁般煩惱！」又一轉念道：「做媒的原不是自在的，且老著面皮再去姪女處，看個下落。若決不相干時，我拼著這銀子不要，依舊還了劉家，料也不好怨我。」主意定了，便又到麗娟樓上來。

才坐定，便板著臉形狀可想。說道：「小姐，我做叔子的也曾讀過書，豈不知事之當行當止。如今一班人皆曰：『我讀過書來，豈不知道理！』噫，可勝歎哉。前日劉家的親事，你要待爹爹回來定奪，固是大義。但事有權有變，不好執一而論。你才貌兩全，這劉公子也風流俊雅，這是一也；我與你這般官宦人家，子弟到十來歲定有親事，也有在襁褓中便已聯姻，那得有至十七八歲未定親的？難得這劉公子湊巧，這是二也；你爹爹在仕途上，性格不合時宜，旁人側目者眾，若得與劉家結姻，他是現任塚宰天官，還有何人敢生嫌隙？這是三也。有此三件利處，所以我轉念了幾日，不忍坐視不理。事允之後，我原寫信去知會你爹爹，有何不便？你是個通經達變的人，不比無見識的小家兒女，所以我只得再向你說。」

麗娟聽罷道：「叔叔所言，姪女不暇詳辯。但此大事，必待爹爹回來。若那家如鄉蠻行事，便倉卒行聘過禮，叔叔要收，姪女也難來攔阻。若爹爹回來，叔叔何詞以對？倘一時不得便回，那家更生毒計，我惟有一死，從母親於地下！」說罷便哭。再思又見得光景沒趣，往樓下飛走了。兩走。

蘭英與眾丫鬟都來解勸。麗娟收淚道：「叔叔何苦，只將這等不入耳的話來向我說！」蘭英道：「二爺來說，小姐不以為意便罷了，理他則甚！」時春香又去與二娘說了，二娘隨過來解勸安慰。麗娟將上項話說知，二娘也好生煩惱。到夜來再思歸家，二娘又將他埋怨。再思一言不發。

明早，白子相果然絕早便來。李再思出廳相會道：「舍姪女婚事不妥。他的生時月日，弟因相別多年，都也忘記。就是小妾們也總不記得。兩次在舍姪女處，將道理開說他聽，他卻執定主意，必要待家兄回來做主；甚至說及自盡，叫弟亦無神力可回。煩親翁致意劉兄，多有得罪。少刻著小價將原禮奉璧，再容另日荆請。」白子相初意興匆匆來取庚帖，今見李再思侃侃直談，料非托故，好大掃興。乃道：「二爺，你且從容。既是這般說話，待晚生即去劉處說知。二爺略待片時，看劉二相公有何別策，即來奉復，那時憑二爺進止。」李再思道：「有理。小弟恭候。」白子相便別了。

到劉家，世譽一見白子相，笑臉相迎道：「今日一定取得庚帖來了！我這裡先已停當了待媒酒席。」白子相搖手道：「庚帖一事，竟休提起。」乃將李再思的話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劉世譽還狐疑道：「你莫不是來哄我麼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我怎敢來哄相公？其實如此。」劉世譽登時紫脹了面孔，失心風一般大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若不得李小姐做夫妻，我要這性命何用！」白子相道：「相公且休性急，有話從長計較。今且耐了性子，直待李大爺回來，再行酌議罷了。」世譽道：「你閒人只說得閒話。據李再思方才說話，他家小姐已知有我求親；若他父親回來，小姐向他說了，依舊不允，如之奈何？」說罷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弔下眼淚，乃道：「我就死，要死在李小姐身邊，方遂我願！」竟為後日之摺。

白子相見劉世譽這般光景，也到有些感動，乃道：「方才李再思原候我等相公的回音，如今我又想得一個計較在此。」真正白子相會歪廝纏。世譽聽到又有計較，連忙轉悲作喜道：「有怎麼計較，可以濟得此事？」白子相道：「莫信直中直，或者李再思說話過於裝點，也不可。如今我將利害去說他，只說出於相公之口，說是成了此親事時，竟去京中與尊大人老爺說了，皆賴再思之

力，立即選他一官，好地方、美缺悉憑揀取；若不成此親事，劉二相公說，竟要與你作對，連令兄的前程也在未定。我想李再思是個勢利人，將這話去提省，他定也心中著急。」世譽大喜道：「這般主意，我前日也有在心上的，因看做必成之事，倒也忘了。若成了親事時，不是騙他，其實與他一官，以作相謝。吏部大堂要提拔一個監生，有如拾芥之易。你即將方才的計較即忙去與他說了，來與回音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知可說得行哩。」即又走到李家來。

李再思出來會了，坐下，問道：「劉兄主意若何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沒有主意。劉二相公說，既無福不能扳附絲蘿，即當打疊心腸，別圖良偶。」李再思道：「既如此，請親翁別過，郎著小價將原禮送還劉兄。」白子相嘻嘻笑道：「這也不在話下。卻有一件事，替二爺可惜。」李再思初先意欲起身，竟要催人作別的光景，及聽見這一句說話，依舊坐牢了，乃問道：「白親翁有恁事為小弟可惜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也不必說了。二爺既已如此決絕，說他也無用處。」白子相真會說。方將「打疊心腸」出之世譽之意，隨說「二爺如此決絕」；方說「有件事替二爺可惜」，隨說「說他無用」。收一句，放一句，弄得再思從不得，違不得，真要被他纏殺。李再思道：「非我要決絕，其實無隙可乘。親翁試說何事可惜？若劉兄處有甚高見，小弟可以用力處，無不領教。」白子相道：「這事全仗二爺作主。劉二相公又無崑崙、押衙之術，有甚高見？但劉二相公在這親事上，真是念茲在茲，寢食俱廢。方才臨別，卻有一句至要緊說話，叫晚生述與二爺。他說是若得二爺肯俯從這節姻事，劉二相公即著人向他乃尊老爺處講，定授二爺一個州同州判之職，地方好歹，悉憑二爺揀取。晚生方才要先說，又恐二爺道晚生妄言。既見二爺這般決絕光景，所以道個『說也無用』。」

李再思聽到州同州判，如醉方醒，心下好生快活。便想道：「他家現為吏部，天下官員在其掌握。與我做個州佐等官，有如反掌之易，值得恁麼！若結了親時，不要說是肯先與；就不肯，我討也討得一官。我一向不曾在意，若不是他說起，我也懵懂過了。」又復沉吟一回，乃向白子相道：「這是劉兄美情，我非木石，豈不知此？但是恐小弟福薄，不能叨其蔭庇。親翁必有妙策，如何為小弟設處？」白子相見李再思說到這話，也曉得心中興動了，不如趁勢以害嚇他，乃笑道：「二爺是至親，尚無計較；晚生是外人，就有算計，終是隔靴撓癢。還有一句話，好叫二爺得知。」李再思道：「更有甚話？」白子相道：「劉二相公又說，若二爺執意不從，不肯結此親事——」乃嘻嘻道：「這也不敢在二爺面前唐突，料二爺明見的人，也要料到這地步。」李再思急問道：「小弟不懂這話，求親翁說明！」白子相板著臉，皺著眉道：「方才劉二相公一聞二爺回他親事，甚是氣忿，說出話來未免過激；晚生承二爺一番青目，叨在愛下，又不敢不將這話述向二爺。他說：是若親事不成時，便有一番播弄二爺的方法；即令兄老爺處，他令尊在京中略一翻手，深為不便。」見得這非福即禍。還是見好一邊，故來述的；若不見好，竟由他做出，不來述了。惡極，惡極。

李再思聽了，分明立在水缸裡，直冷到心口頭，暗道：「這事不差。我昨日已曾想到，一定生出許多枝節。」乃道：「有何播弄？親翁與劉兄至交，必知其詳。」白子相道：「劉二相公之意，他說二爺與州裡各官來往，也有處伸人冤，盡有處枉人罪。只消各處訪實了事件，先將他乃尊名帖致意州裡各官，阻了二爺，不得進見，已絕了二爺日進之財。再將部文申飭了包攬公事出入衙門之人，然後便舉發二爺平昔所管之事，弄到憲案欽案才罷。所來與二爺作對的，安家出外，他都貼助盤纏。就是這般播弄了。」李再思聽罷，面如土色。正是：

趨炎慢道邀餘福，拂意先愁禍及身。

爭似正人能立命，轉移福禍不由人。

李再思為何聽了做官的話，不見十分喜；聽了後截說的，卻有十分怕。這為甚的？只因他做官念頭沒有想到，也還在有榮無辱一條；只這怕劉家擺佈的念頭，先已橫在心上，有如芒刺，唯恐肌膚點著。今見白子相說來，先絕了官府往來，再弄人來作對，這卻是剝膚之災，至切至近，致命真傷，全在於此。心上怎不著急？外面卻又裝個不足為意的光景。誅心。但道：「弟原知道親事不成，在大家體面上，頗覺不妙。」白子相早已瞧料，也笑道：「成了時，只有好處，那有不妙？」更惡。李再思道：「親翁周全之意，極蒙關切，這事再容計議。」白子相料得李再思心下已著實不安，乃起身辭別道：「二爺計議定了，晚生再來奉叩。」當下別過。

復到劉家，將上項的話，如此如彼，言外情形，說向劉世譽。世譽拍手大喜道：「這一番算計其實妙，你方才循序漸進，也說得有文理。李再思而今一夜的思量，倒有些難過哩！」白子相道：「我方才說話，其實有層次的。先把做官的話喜他一喜，動了念頭；隨即將擺佈他的說話，又說得人情入理，嚇他一嚇。他如今的轉念，定不把喜的記掛在心，一定將嚇他的事左思右想。其實有把柄被人踏住，可以起得他的弊端，怕到極底時，定有一番極著做出來。明後日我也不去會他。」世譽道：「你怎麼不去會他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我為這事向他門上若干遭數，也等他叫人到我門上來一遭。」世譽道：「他竟不來，你有恁地本事遣他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他若不來，方才又不著急了。他如今的病症，就像生了結痰症一般，一塊寒痰塞在喉間，吐又吐不出，咽又嚥不下，將這事只管盤桓，不能委決。我明日不去，後日再不去，他定道相公惱了，不要做將出來，一定著人尋我。我有本事同他到相公這邊來，相公可預備了酒席，待他一來，便拉他吃酒。初會時，做個不理他的面孔，吃酒後，竟把直話向他講，其實成此親事，便有好處到你，富貴不難；若不成時，我決不能忘情。這般話也不要太直截了，也要和平說出。他見相公這般懇切，或嘴裡欲吞吞吐吐，定有一個算計，只不便出口。那時相公須好言騙他，或做些苦肉計光景，我便好隨機應變，探他口聲，自有走我們路上的步。今晚我回去對家中說了，明後日我只在相公這邊盤桓，看李再思可來尋我。」世譽大喜道：「你見識出人頭地，我只依著你便了。」便留白子相吃酒。只見小廝來說道：「趙媽媽在門外要見相公。」世譽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

小廝出去，不移時，趙媽媽走到，叫聲「二相公。」又道：「白老爹也在這裡。」世譽與白子相都起身。世譽道：「趙媽媽連日不見？」趙媽媽道：「連日在人家穿珠翠，沒有來看相公。」世譽叫坐了，趙媽媽道：「二相公、白老爹請坐。」乃各坐下。趙媽媽道：「白老爹在這邊，一定說著李家親事了，已曾說成了麼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也自然要成。」聲口逼肖。趙媽媽道：「老娘子明日要去李家，二相公有甚吩咐，可要領那李小姐在側窗口看看麼？」世譽搖頭道：「不消，且過了這兩日看。你到李家，還是有事要去，還是可以不必去的？」趙媽媽道：「也沒甚必要去。恐怕二相公要差遣，故此來問。」世譽道：「若是這般，你竟不必去。且待用得你著時，定來叫你。」趙媽媽連連答應，便欲起身。世譽道：「我已吩咐，另取酒來你吃，不必一來就走。」趙媽媽嘻嘻笑道：「多謝二相公，一來便有賞賜。」少時，小廝托了四碟菜，一大壺酒，放在前面軒子裡。趙媽媽自斟自酌，吃罷先去了。白子相又坐一回方別。

明早，白子相便來。一連兩日，不見動靜。到第三日早，世譽對白子相道：「今日若李再思不來尋你，你卻要去尋他。」白子相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約摸午後，只見門上小廝進來道：「白老爹，你家小官兒在外叫你，說有李家的人要找你說話。」白子相向世譽拍手大喜道：「何如？我的神機妙算，料事如見！」世譽笑道：「且莫播弄，快去打探來說。」白子相道：「我去定同他來，二相公可備酒停當。」便出門到家裡，只見李再思家裡人迎著道：「我家二爺在家，立候說話，請你就去。」白子相隨同著到李家來。

果是李再思兩日見白子相不去，心腸放不下，故此著人來請。白子相既到，李再思出來，相見坐下。白子相道：「適蒙呼喚，不知二爺有何吩咐？劉二相公所求之事，作何計議了麼？」李再思道：「便為此事，要與親翁商議。這件事，若在小弟身上，可做得主的，便不難即允；如今主不由我，所以不好輕率。前日親翁所述劉兄之言，其意是反疑著小弟了。弟也是世路上人，豈不知好歹？故此請親翁來，欲措大力，在劉兄處婉言，以明小弟心跡。」白子相道：「晚生自前日會過劉世譽，這兩日有俗事纏繞，未曾去相晤，不知他前日那等念頭可曾略解釋些？惡極。二爺，你今日定空閒了，何不同晚生到劉家觀面一會，強如晚生傳述。且恐未必周到，或者一人沒有兩人智，大家商議出一個良策，成此親事，也不可定。」李再思沉吟道：「我不便去。不去極是。偏又去，

墮他術中。若劉兄沒有那一番說話，便去也不妨；今既有這般言語，我不便去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二爺主意差了。天下事最妙在當頭對面。如今劉二相疑著二爺，二爺疑他有疑心，這叫做『你疑我，我疑你，大家起疑』，便大家存了芥蒂。似是而非。若二爺一去，吐肝露膽，直截痛快，便將你我疑心，一總消釋了。成與不成，一言可畢。怎麼反說不好去？」李再思想了半晌，果是有理，乃道：「我今日也沒有事，便同親翁去會一會。」隨起身回到劉家。

到大廳上，劉世譽出來相見，坐下。李再思頻頻致謝，侷促不安。難過。世譽似有悻悻之狀。李再思看了，一發難過。茶罷，說些套話，世譽絕不提親事。李再思也不便先說。白子相乃開口道：「二相公，前日你有一番說話，我去述與李二爺，李二爺也極道二相公厚情，巴不得聯此姻親，爭奈事出兩難，欲成則又不能專主，欲不成又恐拂了二相公尊意，所以方才同我計議一回。我說不如會一會二相公，或者大家商議出一個良策，兩下週全，實是美事。故此同來奉看。」李再思把腰一恭，絕肖。頭一側，也要說出話來。世譽接口道：「此處不便細談，請到書房裡去。」便起身邀進。

白子相在前引路，轉彎抹角，到書房裡。李再思舉目一看，但見中間設一席，席上羅列圍碟，擺下許多珍錯佳味，魚肉等類。東西兩座，下面一座，世譽便邀入席。李再思不安道：「怎麼又好奉擾？」世譽道：「只是便酌，不嫌輕褻，足叨雅愛。」於是三人坐了。酒過三巡，食供五套，白子相又提起親事，李再思道：「弟在劉世兄面前也不敢隱瞞，就是白親翁也是相契，不妨直說。小弟雖是愚蠢，然也曾涉歷世故，豈不知事？但世兄這節親事，小弟是巴不得玉成，所以尊賜華筵，俱不敢卻。事雖如此，然而家兄在外，即舍姪女，豈可不使他得知？卻又不便直說，於有意無意之間問起生時月日，豈知舍姪女即知我有執柯之意，不惟生時不肯說出，反道我多事。亦曾多方開導，只是不理，甚至以死自期，唯有痛哭。即今輕率允了，到期原屬未定，不是更開罪劉世兄了？所以托白親翁奉覆。不料劉世兄見怪，致小弟措身無地。今日特同白親翁踵謝，面述情節，實非小弟之過。」世譽道：「我等人家欲結姻親，也不要看做難事。第我輩情有別緻，必得才色兼全，方遂志願。聞令姪愛是稱淑女，深欲扳附絲蘿，所以特求金諾。雖寒家涼薄，不足與府上抗衡，然亦不至有污閭閻。」李再思連連打恭道：「言重，言重。」世譽道：「前者已蒙俯允，何意忽欲不成？小姪豈肯默然，台駕便實有不利。倘邀喬木，不棄卑微，使葭草有托，非惟岳丈永保富貴，即叔丈功名唾手可得。」李再思接口道：「方才弟已講過，念切叨光，無奈事難專主。」白懷盡露。白子相道：「李二爺，劉二相公之意，盡在言表。二爺高明的人，自然擇其善者。即愚見看來，亦是成了的好，卻有無窮利益。」李再思道：「這有什麼說。」白子相又向劉世譽道：「二相公，李二爺也是直截痛快的人，必有妙算，二相公不須性急。」世譽乃令小廝斟一大杯酒，送到李再思面前，李再思吃罷，回敬劉世譽，白子相早已送一杯來了，李再思只得也吃了，才回送去。世譽又是一杯。一上口，被兩人送了五六杯，登時便有醉意。又小杯吃一回。天光已夜，李再思要別。世譽扯住不放，換了席，點上燈，李家隨來家人也留在外廂吃酒，三人復坐。

李再思心上，怕劉世譽作對的念頭，因酒醉，不知不覺只管露出來，頻向劉世譽致罪。勢所必至。白子相看了，乃道：「只求二爺成此親事，二相公自然冰釋。」李再思酒態道：「其實我作不得主，若白親翁有恁妙算，小弟唯命是聽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如何卻令我設計？我如今試設一計何如？」世譽道：「何計？」白子相道：「待李老爺回來，二相公然後摺二爺去求親便是了。」世譽把頭亂搖道：「這個那裡等得？胡話，胡話！」李再思也笑將起來，復低頭不語。白子相道：「妙計是有，心上有計，口中說不出也。只是令姪愛小姐深居閨閣，難於施展。」李再思側著頭，閉著眼道：「若舍姪女出門時，卻便有甚妙計？」白子相笑道：「若令姪愛小姐有出門時，二相公必欲成此親事，李二爺又肯於中玉成，原是那種意思，卻分三句，鄭重而出。未免就有一番舉動了。」李再思嘻著嘴道：「怎麼舉動？」白子相道：「這一舉動，卻有三利：第一利，郎才女貌，門戶相當，使君子遂好逑之心，淑女有室家之樂；第二利，李老爺得此賢婿，終身有靠；第三利更好，李二爺無專主之名，李老爺歸來，又難責備到二爺身上，後來二爺得一官一職，顯榮一世，豈不是這第三利更好？掀動處，便是安頓他，便可直截說出。若得令姪愛小姐出門，李二爺先通一消息，劉二相公備下聘禮，差管家們路上伺候。等令姪愛小姐轎子來時，竟抬了回來，一面將禮物送到尊府。這般舉動，叫做『搶親』。凡古來世族大家，也都有這等事的。雖則粗莽了些，然在體面上也沒有什麼不好。」

世譽聽了，不覺拍手跌腳的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只求慨允，定以功名補報。」便出位向李再思深深兩揖，苦肉計。李再思慌忙還禮。白子相道：「二相公，你且慢著性子，未知李二爺心下何如？更不知李小姐可有出門的機會？」

李再思此時想：「白子相三利之說，以上兩利且不管他，只這第三利，既可免兄歸埋怨，又可得劉家扶持。我如今計出兩難，不過是一恐劉世譽作對；二又慮姪女不從。若半路搶親，在劉世譽，既遂了心願，便不與我作對；在姪女，一被搶去，其勢不得不從；在我，又得高官美祿，我何不應承他的？」心下轉覺歡喜，連酒都喜散了，乃道：「方才白親翁算計，在我們大家，體面上覺道惡薄，況舍姪女是我至親，怎麼便這般舉動？只為婚煙不可稽遲，急欲替他完聚，又難得遇世譽這般佳婿。」乃把桌子一拍，入神。奮然道：「也罷，兩家才貌相當，也是天緣湊合，我豈可不成人之美！便依著白親翁的計罷。只是家兄日後回來，定有一番不快，聘禮便當加厚，也好解釋一分。就是我的事，必須令尊照拂。」

世譽見再思允了，不勝大喜，連忙出位，向李再思端端正正，深深作了四揖。李再思也出位還了禮。世譽又向白子相一揖，嚇得白子相連叫「不敢，不敢。」揖過，俱各坐下。

劉世譽向李再思道：「叔丈功名，全在愚姪婿身上；只要一舉姻後，即便有佳音報喜。承吩咐禮金從厚，這個愚姪婿原有此意，決不敢有違尊諭。」白子相道：「只一件，還要斟酌。既承李二爺肯玉成其事，但令姪愛小姐無出門機會，如何是好？」李再思道：「我方才是打算了，不是胸中原有算計麼？舍姪女是無母之女，那得輕自出門？至十月初一日，我打發內眷祭掃祖塋，那時便來知會。」白子相屈指一算道：「到十月初一，還有三十多天，那時倘令兄老爺回來，這事不便舉發，卻是怎了？」李再思道：「如今賊尚未平，即料今夜剿滅，還要在地方經理一番，回京覆命。覆過命，還要候旨。或有升遷之事，家兄或辭或受，尚有斟酌。在朝官員，豈無一番交際？只怕極速也得歲底歸家。」世譽點頭喜道：「叔丈所料不差。若得那時岳父覆命在京，愚姪婿報親在家父處，等他兩位在京會過，知此意表之喜，更覺快暢。」卻有這般作料。白子相道：「這事只有如此。但一件，二相公，這都是令叔丈二爺一片熱腸，日後必須報謝。」世譽笑道：「你也來說沒氣力話，我與你相與有年，難道還不知我的情性？怎今夜卻像不相知的？若我做姪婿的忘了叔丈美情，立刻七竅流血！」李再思也笑道：「我也深知你心，才得相與，便說深知你心，可笑。不必恁般罰誓。」當下三人講得合意，開懷暢飲，直至三鼓時分，方才席散。李再思依舊吩咐家人一總瞞了。正是：

古雲虎毒不食子，人反欺心弄至親。  
深夜月明燈燄落，互誇秘計妙如神。

李再思既許了劉世譽搶親，以為神鬼不知，十拿九穩，不怕事體不成，不怕世譽不將官爵補報。越思越覺得得意，日日巴望不表。

且說麗娟見叔子把劉家親事來說了兩遭，十分不快，便與蘭英商議。蘭英道：「二爺必定得了劉家賄賂，所以諄諄來說。今小姐已是十分拒絕，料二爺也不好再來支吾。」麗娟道：「你可懂著，前日趙媽媽在此，與二娘說劉公子的話，都是有意。這老乞婆，必係劉家所使，今後他來，可吩咐丫鬟們不許上樓。」是極。蘭英道：「正是呀，前月小姐初回，開這側窗，見對園一個人，想是這劉公子了。今後把側窗關住，不要開他。」是極。麗娟歎口氣道：「自家叔姪尚且如此，何況他人！只可恨我夫人早喪，爹爹年老，今復遠離他所，又無嫡親兄弟，剩我單身隻影，遂致匪人非禮相干。不知老爺何時回來，這劉家與叔叔定還有一番播弄。」蘭英道：「且待臨事斟酌，小姐不須過慮。」麗娟道：「我伶仃一身，倘若無你做伴，教我遇此不平，卻向誰行告訴？」說罷，不勝傷感。

綠窗紅粉幽懷結，一腔愁緒憑誰說？新月上簾鉤，支頤淚暗流。鸚哥催早起，妝罷拈針綉。挑動可憐情，春宵夢未成。——右調《菩薩蠻》

麗娟與蘭英兩個閒談，真是小窗喁喁，情景淒切，雖說吉人天相，天既以如此德性才貌全付麗娟，自於冥冥中力為保護。但不看到下文，只就目前而論，不獨麗娟深懷憂懼，即普天下錦繡才子，珍惜麗娟者，孰不為之寒心？只是作文要訣，自宜少作停頓。況凌、石、柳、張風流豪俠，雖已略見一斑，終未到揚眉吐氣美滿前程之候。至摺珩，雖已有室，然自摺珩別後，裘氏尚有許多磨折，苦盡甘來。柳俊雖未訂婚，卻已有一人，深受冤抑，後得安全，於歸柳氏。以上頭緒紛繁，俱於《三集》中一一敘出。看官慢慢看去。煙波釣徒有詩曰：

一縷文思萬丈強，天空海闊任飄揚。  
乍將健筆傳豪俊，又有柔情說女郎。  
褒美欲教魂起舞，誅奸直令影難藏。